

當微風吹起時

楊倍昌

有些風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道，有些熱鬧，一掃而過。有些風只是徐徐而來，經年累月，縈迴不已。

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在成立十八週年慶之際，由學生組成文史團整理所內的文物，探訪人事。後來在系所中廊張貼的歷史牆上，學生所寫的介紹是：「黃崑巖教授，在成大醫學院師生的心目中，是一位宛如要求嚴厲的父親卻具有母親般慈愛的師者」。當時的記錄文稿以訪談內容為主題，記述黃教授最看重的事：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。這些年，因為黃教授所負擔的工作龐雜，如果以物理的空間距離來看，事實上他算是離得最遠的編制內的同事。他跟所上碩士班學生的互動不算多，卻讓學生有「嚴厲」的印象，也許是他挑剔到細節的完美主義、是直言、是理性的執著、是勉力而為的氣勢。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，「好老師」說得那麼輕鬆而理所當然，對學生而言應該是一種天生魅力的感染。對同樣是當老師的同仁來說，黃教授的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則可能是替當今的教育事業劃下一道不易挑戰的標準。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的力道不在滔滔語言，不在實驗室的試管之間，也不在幾萬言「談教養」的文字上。這位老師會找同仁討論測驗試題的優劣，會注意到天花板的彎曲度跟溼度，會放下身段募款辦音樂會、替圖書館添購有趣的書，會關切大學生雜書讀得太少。而這道奇妙的願力，讓他是醫學院內距離學生的心靈最近的老師。

在成大醫學院，黃教授的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應該是徐徐吹來的風。徐徐的風是不掉落二丁掛的外牆、是石泉廣場上鑲嵌著美濃窯燒製的陶壁誓詞、是武田書坊內舒服的閱讀桌椅、是大小會議室內的畫作下細心的掛著畫家的生平及說明、是做給你看的姿勢；這些都只是幽靜無聲的流動而成為難得的風。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有這樣的風，真是難得；醫學院有這樣的創院院長，真是難得。「I will be a good teacher」真是讓人想念的風。